

馨香一瓣

再见,2020

□杨炳光

2020年,你的背影,即将消失在拐角
目送你,冬的黄昏,色彩浓郁

就要被你放远的春夏秋冬,回眸处
碎片化的影像,如河边草,青青
多么渴望,辽阔的天空
书写的篇章,可圈可点
只是,流水在每个浅滩,平静无澜

仅在平凡的国度,默默滋养
恍若,年少时的一盘老磁带,一盏小台灯
铭记虫鸣,暮色与归鸟
半个月亮与星辰,也一同爬上坡

暗夜,悄悄。拨动心弦,冲破樊篱
和碧水般的心灵,交换,葱的风
筒短的诗行,遭遇最美,如初雪
待清晨的朝露,一起圆满
闪烁矢志不渝的光辉
让悠悠而来的阳光,轻抚携梦而来的花朵

日子,该如何吟唱
我想让所有被烧毁的晴天,还原到透明的蓝
我想把丛林世界,呈现,哪怕
是给素未谋面的人
我想在曲终人散时
让每个人,提走装着快乐音符的花篮

我还想2021年,钟声敲响,礼花装点
美好,伴每人每天

万物始于冬藏

□罗彩霞

紫色的妈妈
你要紧紧守住那扇窗子
山魈会来带走第一批桃汛
寒水临渊

你还要绕开它们
去那片竹林里
把一个个孩子找回来放进你的篮子
饺子一样的你的孩子
着上粗布红花袄
蓝锥和水葫芦相继隐于西山

万物皆是庄子,藏在自己的水里

我亦长出紫睫
兄弟
我要给你写一封平安家书
水雾拨开彼岸
我们的无患子还在路上但已经过险途
老桑麻依然没吼出一声赞歌
它和我们一样
长相透明
天心月圆

人生况味

事后父亲回忆,体检时
医生说:“阿伯,你这个肝再
去复查下!”父亲没有不适的
感觉,七十年来各个器官基
本配合,即使捣乱也像小孩
使性子,不撒大谎。很多人
排斥体检,仿佛体检是咒
语,会唤醒体内的恶魔。但
父亲相信体检,很当回事,很
听话,真去复查。果然肝那儿
有不好的迹象,潜伏着偷
袭的敌人,之后是一系列如
麻的心理波动与实际操作,
庆幸的是早发现早治疗。从
此我也相信体检不是走过场,
有用。

上四十岁后,开始听到一
些坏消息,谁谁谁骤然离世,
各种病因,各种想不到,仿
佛对方不应该死于那种病,
死于那种病是个错误,而且
死在错误的年纪,更有甚者,
上周五刚来办公室泡茶,聊
着文史,星期一听说对方已
成历史,走着走着就倒下,
毫无征兆,不给缓冲的噩耗,
本来我是站着的,一听腿一
软就坐下了。身边开始充满
讲养生的人。也许原本就有,
现在在一堆语言中突围出来。
我也开始像我妈一样,唠唠
叨叨教育下一代喝温开水,
换季注意保暖,刚起床别洗
头发等,试图把生活的每个细
节都锻造造成守护肉体健康
的一道屏障。

秋风乍起。秋天是大地给
予人类宏大的馈赠,而我只
看到枯叶卷落,头发也应季
而掉,顿有萧瑟之感。我人
生安然度过春与夏,现在秋
与冬就要铺开,我得去体检。

体检让人畏惧,如学生进考
场,士兵上战场。自己平时
训练得怎么样就要见分晓,
临了临却发现课文不熟,枪
膛发涩。还没体检便会有
个下马威。前一天晚上10
点后不能进水,水都不让
喝,更别说吃夜宵了,一直
到第二天医生把你的血抽
出来为止。不让吃喝,还要
见血,像酷刑,很多人想着
就害怕和不愿意。越不让
喝水越觉得口渴,平时也
没这样呀。一看21时59分,
还没到,我赶紧去喝了一大
口水,不算违规。

医生问怕打针抽血吗?能不
怕吗?可我不能认怂。自打
我决定体检,我就觉得自己
是勇士了。我睁开眼睛,不
去看针尖如何戳破我的皮
肤,刺进血管。默默数了医
生抽了多少,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
四十、四十一、四十二、
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四十九、五十、五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
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
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
七十、七十一、七十二、
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
七十九、八十、八十一、
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
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
八十八、八十九、九十、
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
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一百。

身后这盆幸福树有些年头了,
不知不觉间它都长到一人多
高了,已经高过身后那张立
柜,一回头才猛然惊醒,那是
一个仰视的高度,我们一下
陷入一场跨界对视之中。

那年,单位实行网格化办公,
十几号人挤在一个大科室
里,空气一下变得浊重,单
位买了几盆植物摆在办公
室的四个角落里。刚到来
时,这盆幸福树还不过是一
尺盈余的小苗苗,五棵小
苗挤在一个高桶式的花盆
里,就像五只刚刚破壳的
毛茸茸小鸭挤成了一团。

当时并不是很在意,甚至连
它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然
而它就摆在我身后,每天
无可回避地都要与之照
面好几回。如同与一位新
同事相处,起初,总是不
冷不热对视几眼,就各自
忙开了。然而,几天下来
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原先
那略呈淡黄的鲜嫩叶子日
渐软下去了,才发现它
脱水了。赶紧舀半桶水来
把它浇透,浇到从盆底溢
出水来才收手。心想,总
算发现及时,这下它应该
有救了。次日上班接着
浇,像对待一个小病号一
样,小心伺候着。可不是
不好的事情依然发生了,
它开始稀里哗啦地落叶
了,几天功夫,树叶落光
了,令人好不沮丧。

几日后,便渐渐放下对它
的牵挂。但每天上班,依
然习惯与它先打一个照
面,看看它有无新动静,
再与其他几盆花草一块
浇水。在我眼中,即使它
只剩标本般的一根小树
干,那也是一个生命最后
的模样。何况它树枝并没
枯死,在生命的十字路口
,它面临一场艰难的抉
择。谁知,过了一个多月
,五根小枝干果真冒芽
发新叶。很快,不出一个
礼拜,它们又一身绿装。
与之前嫩绿叶片相比,
新长的叶片显得细瘦。
但还是觉得现在的叶片
结实,之前的明显带有
温室般的娇弱。不知不
觉中,它完成了一次生
命的涅槃。

往后,便开始留意这盆
新生命,手机一扫,哇,
原来它叫“幸福树”。
这个名字就像某种隐喻
似的,看到它就觉得精
神一振,感觉日子有奔
头。

2020年12月5日,当我
结束上午第三节课于教
室内外心情复杂地接
过学生、先生和高三
三年段同事赠送的三
大捧鲜花时,我三十
三年的工作生涯正式
宣告结束,退休了!
从此,要删除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项职责——
“上班”,直接切换
到休闲的生活模式。
我对自己说,可以赶
赶时髦,当一当“全
职太太”了。

我一直并不怎么看好
所谓“全职太太”这一
身份,觉得那种生活
特别缺少自我独立。
好在我当下的全
职“全职”,儿子已
经长大了,自己的小
家庭,先生的工作
无需我过问,因此
没有了相夫教子
的问题,而先生和
我也过惯了简单
的饮食起居生活,
家务事不多。如
此,退休便真的是
“休闲”了。我告
诉关心我退休的
朋友们说:“我会
加倍珍惜

体之检

□文卿

红。我还以为医生抽的时候,
像冲锋号响起,全身血液都
往那个突破口冲去。结果我
的血如此懈怠那么慵懒。

做彩超也是痛苦的,膀胱
充盈欲溢才让做。时间上
也不好掌握,也似酷刑。虽
口罩遮着,还是能感受到
这个眼睛大大的医生的和
善。她叮嘱我把手举高。
我的双手马上举过头顶,
举得高高的,标准的投降
姿势,就差一面白旗,很
像我对生活的日益妥协。
她检查着,一边跟助手聊
天。我偷偷看屏幕图像的
移动,像外太空,又如气
象图,布满幻变的云层,
迷雾重重,其实我能看懂
什么呢。医生说她瘦了,
这次白大褂能穿下了,但
不好扣。助手说那不要扣。
医生说不要扣显得不尊
重别人。一个努力收着腹
部让扣子紧咬的医生让人
感到很真实和亲切。医
生还说到昨天吃到的一
道美食。看来正在进行
的工作没有影响她的食
欲。听她们漫不经心地
聊天,我也觉得放松和
安慰。如果死一般静
寂,再突然冒一句你再
仔细查一下这里之类的,
那是要吓死人的。经验
丰富的医生才能在工作
时这么漫步云端似的,
聊天检查两不误吧。

拍CT时也需要做一个
投降的姿势。CT也是
神秘之所在,躺着一个
圆圈,里面的仪器绕着
转几圈,就能把我扫描
得清清楚楚。空气中存
在着一个我看不见的
场,一只操纵人生的手。
医学仪器面前,人人都
赤裸和透明。医生躲
在玻璃窗后,隔空指挥
我吸气,肚子鼓起来。
有那么一瞬,我想到了
青蛙。我是一只想变
成牛蛙的青蛙,死命地
鼓起肚皮。大点,再
大点,仿佛这样肚皮
能变薄,机器能照得
更准确。我屏住呼吸,
眼冒金星。医生终于
松口让呼吸了,我像
溺水的人冲出水面,
周围的氧气都不够
用了。

医生说好了。我赶紧
爬起来。但体检结束
不是结束,判决书一
样的体检报告书未下,
这又是一个煎熬的
等待时期。虽相信自
己的身体状况应该是
良好,就怕命运跟我
开玩笑。出了医院的
门,天高云淡,微风徐
来,这是一个多事之
秋还是明秋呢?

周一花

这盆幸福树

□梦秋痕

但我并没格外关照它,我想
生命的最健康状态是不
应被过度关照,也不被
完全漠视,应该是一种
若即若离的自由状态。
每天到单位收拾茶几
烧水时,隔三差五地搭
理它一下,勤奋时每天
浇点水,若忙不开来,
三五天都没浇水,这样
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与
它真有点君子之交的
味道。过年时,我给
它挂红灯笼,小小的那
种。我每年都会给花
草挂灯笼,在它们枝
头挂出满天星阵,让
人一看,就有一种喜
感从心底溢出。

和养宠物一样,这些
家居绿植也需要被人
惦记。对身后这盆幸
福树,每次出差前,我
都会狠狠地浇它几瓢
水,直到浇透方罢。若
离开一周以上,我还会
托付同事特别关照一
下。但更多时候,总是
相忘日常之中,我和
这盆幸福树就是杯水
之交。整整三年,它
在我眼皮底下,无声
无息地生长着,那天
单位要搬一个立柜摆
在我身后,需要给它
挪个位置,才发现它
竟然长得比立柜还
高,快长到天花板了。

面对这么一盆高大
的幸福树,顿时心情
复杂起来。很明显,
盆中少量的花土已经
不能满足它生长了,
甚至连这花盆都显得
太小。留下还是把它
搬走,心里很是犹豫。
搬走容易,除非把它
种到某个合适的野
外,否则难逃被遗弃
的厄运。还是舍不得,
最终决定留下它。我
把它挪到窗边,那是
一个日照充足的地
方,从午后到太阳落
山,阳光满格。赶上
阴雨天也不差,它
还能沾点雨露。往
后半年,便知这决
定是对的,有充足的
日照,向阳的叶片
绿得发黑,且更加
肥硕。逐渐地,它
所有的枝叶都朝窗
外,这盆幸福树

一缕温馨

当一当“全职太太”

□余春玲

休闲时光的。”而先生
对我的愿望只有两个
字——快乐。

快乐是必须的!不必
晚上赶着洗衣服,留
到第二天白天一边听
歌一边清洗;不必清
晨打着呵欠起床,让
早起上班的先生拉
开卧室窗帘,我继
续美美地睡回笼觉
上赏海景;不必一
周一次地集中整
理内务了,零敲碎
打家里时刻整洁
干净;不必一周六
天的食堂而愧对
先生了,每天中午
两菜一汤让家
庭餐桌散发出俗
烟火气;不必再
凑凑合合地在办
公室午休了,大床
的席梦思更能
使四肢舒展,心
情舒坦;不必记
着在有效时间内
去打卡考勤了,
午间也能安安逸
逸地睡个整觉
做个美梦;不必
担心长时间伏
案腰酸背痛了,
随时伸胳膊踢
腿耸肩扭腰肢,
雨天在家里独
自随节拍转圈,
晴天傍晚完全
放空自己步行
到学校再陪
先生跑步;不
必忙着备课、
教研、批改作
业、找学生谈
话了,最舒心
的是不必挣扎
于一边布置
学生课业重、
睡眠不足一
边布置作业
限期完成的
慈祥与严厉
之间了,只在
对孩子的温
馨记忆和美
好祝福时嘴
角轻扬云淡
风轻。总之,
大块的时间
由自己支配,
看书、女
红、养花、
锻炼、唱歌
……要我所
爱,随心所欲,
休而不止,闲
而不懒散,开
启“慢生活”
进行时。这

生活或许是许多奔波于
工作与家庭间的年轻人
所向往,羡慕的吧?

我想说,羡慕是可以的,
但不必嫉妒恨,就如同
我羡慕别人的年轻而不
嫉妒恨一样。哪一个
退休人不是从以往的
紧张忙碌走向休闲安
逸的呢?工作是我以
往生活最重要的乐
章,三十多年来,我
曾带过三届初中毕
业班、十三届高中
毕业班,紧张、忙
碌是主旋律。曾经
因睡眠不足而晕倒,
曾经雨夜把问题学
生送回家长身边,
多次因一边做饭一
边做题而烧糊了饭
菜被先生嘲笑。但
年轻不就是用来忙
碌的吗?年轻不是
忙碌的资本吗?珍
惜工作时光,尽心
尽力地工作,尽其
当然,才能不负良
心。不必纠结于付
出与回报的不对
等,教师和学生之
间只不过是彼此
人生中的匆匆过
客罢了,相遇时
珍惜缘分,尽职
尽责,做好自己,
善待对方,力争
成为对方的人生
贵人;分别后各
行其道,自行其
是,自己的人生
自己掌控,双方
是否满意这段
因缘际会就交
给运气和时间
吧,听其自然,
相忘于江湖
也是选择之一
吧。

人生各阶段职责不同,
当一当“全职太太”
也是顺理自然。时
间匆匆,等到先
生也赋闲,我又
该改变角色了。
不过,还真是
向往那种全新
的两人世界的
生活,许多乐
趣等待我们去
追求和享受呢!

一首《梁祝》乐曲悠扬
传来,手指在弦上
游走,或拖,或勾,
或抹,或揉,行云
流水间,让人随
着曲子一道尝
尽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曲
毕,感动之余,
我更加倾慕于
演奏者娴熟的
技艺,看着手
指拨动琴弦时
的每一个动作
都觉得很优美,
不禁幻想着自
己也能如此优
雅地抚琴。人
总是这样的,
越心动念易,
身体力行难,
学琴的念头一
直在心头萦绕,
却又怕为时已
晚,日子就在
这样的幻想中
一天天过去了。
一次与友人聊
天谈及这个遗
憾,未料却被当
头棒喝,学习
从来不难呀。
于是,凭着一
头脑热的冲劲
寻了老师,报
了课程,买了
古筝,就算开
了漫漫习琴之
路。

所谓外行看热闹,了解
以后才知道要
完成一首曲子
并没有想象的
容易,虽然有一
点粗浅的功底,
但一切还是要
从零开始,基
础的拖、抹、
勾、劈、揉,
每一支手指
对应着不同的
指法,配合着
左手的颤、
按、点、滑,
还要根据乐
曲的需要控
制不同的力
度,调整触
弦位置,但
凡有一项完
成不到位,
就没办法成
功地完成一
首曲子。看
着身边来来
往去的都
是一群小朋
友,我这样
的大朋友
显得有点
突兀,心
里难免

风情万种

古筝里的美好

□程静

有了些许忐忑。也许是
被这样的压力逼着,让
我憋着一股劲儿,每天
都争取时间练习,就
这样过了几个月,终
于把基础的指法学
完了,接下来就要开
始学习乐曲了。

《渔舟唱晚》,这是一
首传统名曲,也是所
有初级入门者必学的
曲目之一。一百个
读者就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乐曲演
奏也是一样的,不
同的演奏者弹
出来的曲子意
境都不尽相同。
看着老师的示
范,手型、力道、
气息、姿态都
配合得恰到好处,
偏偏我弹出来
的却是磕磕碰
碰,生硬死板,
好似没电的录
音机,有气无
力,真的是连
自己都觉得
不好。好在,
我有耐心的
老师一路引
导,从手型到
触弦、发力,
无一不细心
指点,在老师
的带动下,我
也丝毫不敢
懈怠,还是
练习弹奏时
是默念背谱,
总算长进了
些许。只是在
乐曲的后段
遇到了瓶颈,
这段表现渔
夫们满载而
回,百舟尽
归的乐曲要
求弹奏的速
度和力度渐
次发展增强,
由于我的手
上功夫还不
够扎实,总
是无法顺利
提速完成演
奏。怎么办?
老师只说了一个
字:“练”。这
是一段艰难
的时期,练习
的强度和难
度增大了,右
手的各个关
节开始酸痛,
左手按弦的
指腹起了水
泡,也有过放
弃的念头,但
这却是每个
习琴的人必
经的过程。就
这样左右手
交替练习着,
坚持着,直
到能顺利完
成整首乐曲
的那一刻,看
着自己弹奏
的视频,听到
自己弹出来
的乐曲与范
例十分接近
时,成就感与
满足感油然而
生。在老师
的夸赞声中,
我是自豪的,
看着自己指
腹上的茧子,
很庆幸当初
没有放弃。或
许,这就是
习琴的乐趣,
不断地迎接
挑战,战胜自
己。

初尝到了甜头,往
后的学习就
平顺多了,能
弹奏的曲子
越来越多了,
尽管练习的
强度越来越
大,但再也没
想过半途而
废,我想这就
算是真爱了
吧。与此同时,
第一个演出
的机会出现
了,这是我
从未敢想
的事情,毕
竟才经过几
年的学习,
就能有这
十分难得的
机会,心情
是十分激动
的。与伙伴
们一起排练
合奏,又是
另外一种
全新的尝
试,我们需
要反复练
习,磨合,
在大家的
努力下总
算顺利完
成了排练。
可是,直到
上台的那
一刻,我才
发现,演出
和排练完
全不一样。
就像考试
一样,临
上台时,我
太紧张了,
我的双手
开始僵硬、
冰凉,脑
子一片空
白,更不用
说能不能
顺利完成
演奏了。第
一次的演
出只能说
还算顺利,
但也有很
多不尽如
人意的处
,我这才
明白什么
叫做上台
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
原本在
习琴上摸
到点儿门
道使我开
始沾沾自
喜,而这次
演出让我
开始反思,
原来,我
的能力还
不够,一
切才算是
刚刚开始。
人啊,既
不能妄自
菲薄,也
不能骄傲
自大,否
则会如同
井底之蛙,
在井底
呆久了,
就只看得
见头上的
那一片天,
殊不知,
天地之
大。

如今,习琴已经
成了生活
的一部分,
每天拨动
琴弦好似
吃饭、睡
觉一样自
然。也许
在某一个
早秋的清
晨,你会
看到这样
的场景:
在一池水
畔,摆着
几台古
筝,几个
人抚着
琴弦,不
时传来
动听
的乐曲,
她们的
背后有
草地,有
石桥,
阳光透
过树叶
星星点
点地落
在古筝
上,禅
服随着
微风飘
动,不少
行人被
吸引而
来,驻足
观赏。这
正是我
们琴友
们采风
活动的
现场,这
样的情
景曾经
十分令
我向往,
而如今,
我已然
成为这
其中一
员了。我
们因为
相同的
爱好相
聚在一起,
愉己、
悦人,也
想以这
样的方
式告诉
大家:生
活,真的
十分美
好。

主题: 温馨岛



晨曲 曾俊勇 摄于漳州江滨路